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魏書卷七十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六十一

奚康生 楊大眼 崔延伯

奚康生河南洛陽人其先代人也世為部落大夫祖直  
平遠將軍柔玄鎮將入為鎮北大將軍內外三都大官  
賜爵長進侯卒贈幽州刺史謚曰簡父普憐不仕而卒

太和十一年蠕蠕頻來寇邊柔玄鎮都將李玘討擊之  
康生性驍勇有武藝弓力十石矢異常箭為當時所服  
從玘為前驅軍主頻戰陷陳壯氣有聞由是為宗子隊  
主從駕征鍾離駕旋濟淮五將未渡蕭鸞遣將率眾據  
渚邀斷津路高祖勅曰能破中渚賊者以為直閣將軍  
康生時為軍主謂友人曰如其剋也得暢名績脫若不  
捷命也在天丈夫今日何為不決遂便應募縛筏積柴  
因風放火燒其船艦依烟直進飛刀亂斫投河溺死者

甚衆乃假康生直閣將軍後以勲除中堅將軍太子三校西臺直後吐京胡反自號辛支王康生為軍主從章武王彬討之胡遣精騎一千邀路斷截康生率五百人拒戰破之追至石羊城斬首三十級彬甲卒七千與胡對戰分為五軍四軍俱敗康生軍獨全遷為統軍率精騎一千追胡至車突谷詐為墜馬胡皆謂死爭欲取之康生騰騎奮矛殺傷數十人胡遂奔北辛支輕騎退走去康生百餘步彎弓射之應弦而死因俘其牛羊駝馬

以萬數蕭鸞置義陽

闕

招誘邊民康生復為統軍從王

肅討之進圍其城鸞將張伏護自昇城樓言辭不遜肅

令康生射之以彊弓大箭望樓射窻扉開即入應箭而

斃彼民見箭皆云狂弩以殺伏護賞帛一千匹又頻戰

再退其軍賞三階帛五百匹蕭寶卷將裴叔業率衆圍

渦陽欲解義陽之急詔遣高聰等四軍往援之後遣都

督廣陵侯元衍並皆敗退時刺史孟表頻啟告高祖勅

肅遣康生馳往赴援一戰大破之賞二階帛一千匹及

壽春來降也遣康生領羽林一千人給龍廐馬兩匹馳赴壽春既入其城命集城內舊老宣詔撫賚俄而蕭寶卷將桓和頓軍梁城陳伯之據硤石民心駭動頗有異謀康生乃防禦內外音信不通固城一月援軍乃至康生出擊桓和伯之等二軍並破走之拔梁城合肥洛口三戍以功遷征虜將軍封安武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出為南青州刺史後蕭衍郁洲遣軍主徐濟寇邊康生率將出討破之生擒濟賞帛千匹時蕭衍聞康生能引

彊弓力至十餘石故特作大弓兩張送與康生康生得  
弓便會集文武乃用平射猶有餘力其弓長八尺把中  
圖尺二寸箭麤殆如今之長笛觀者以為希世絕倫弓  
即表送置之武庫又蕭衍遣將宋黑率衆寇擾彭城時  
康生遭母憂詔起為別將持節假平南將軍領南青州  
諸軍擊走之後衍復遣都督臨川王蕭宏副將張惠紹  
勒甲十萬規寇徐州又假宋黑徐州刺史領衆二萬水  
陸俱進徑圍高塚戍詔授康生武衛將軍持節假平南

將軍為別將領羽林三千人騎步甲士隨便割配康生  
一戰敗之還京召見宴會賞帛千匹賜驂騮御胡馬一  
匹出為平西將軍華州刺史頗有聲績轉涇州刺史仍  
本將軍以輒用官炭瓦為御史所劾削除官爵尋旨復  
之蕭衍直閣將軍徐元明戍於郁州殺其刺史張稷以  
城內附詔遣康生迎接賜細御銀纏梁一張并棗奈果  
而勅曰果者果如朕心棗者早遂朕意未發之間郁州  
復叛時揚州別駕裴絢謀反除康生平東將軍為別將



領羽林四千討之會事平不行遭父憂起為平西將軍  
西中郎將是歲大舉征蜀假康生安西將軍領步騎三  
萬邪趣綿竹至隴右世宗崩班師除衛尉卿出為撫軍  
將軍相州刺史在州以天旱令人鞭石虎畫像復就西  
門豹祠祈雨不獲令吏取豹舌未幾二兒暴喪身亦遇  
疾巫以為虎豹之祟徵拜光祿卿領右衛將軍與元乂  
同謀廢靈太后遷撫軍大將軍河南尹仍右衛領左右  
與子難娶左衛將軍侯剛女即元乂妹夫也乂以其通

姻深相委託三人率多俱宿禁內時或迭出又以康生  
子難為千牛備身康生性麤武言氣高下又稍憚之見  
于顏色康生亦微懼不安正光二年三月肅宗朝靈太  
后于西林園文武侍坐酒酣迭舞次至康生康生乃為  
力士舞及於折旋每顧視太后舉手蹈足瞋目頷首為  
殺縛之勢太后解其意而不敢言日暮太后欲携肅宗  
宿宣光殿侯剛曰至尊已朝訖嬪御在南何勞留宿康  
生曰至尊陛下兒隨陛下將東西更復訪問誰羣臣莫

敢應靈太后自起援肅宗臂下堂而去康生大呼唱萬  
歲於後近侍皆唱萬歲肅宗引前入閣左右競相排閣  
不得閉康生奪其子雞千牛刀斫直後元思輔乃得定  
肅宗既上殿康生時有酒勢將出處分遂為義所執鑱  
於門下至曉又不出令侍中黃門僕射尚書等十餘人  
就康生所訊其事處康生斬刑難處絞刑又與剛並在  
內矯詔決之康生如奏難恕死從流難哭拜辭父康生  
忻子免死又亦慷慨了不悲泣語其子云我不反死汝

何為哭也有司驅逼奔走赴市時已昏闇行刑人注刀數下不死於地刻截咸言稟乂意旨過至苦痛嘗食典御吳混與康生同執刀入內亦就市絞刑康生久為將及臨州尹多所殺戮而乃信向佛道數捨其居宅以立寺塔凡歷四州皆有建置死時五十四

子難年十八以侯剛子婿得停百日竟徙安州後尚書盧同為行臺乂令殺之康生於南山立佛圖三層先死忽夢崩壞沙門有為解云檀越當不吉利無人供養佛

圖故崩耳康生稱然竟及禍靈太后反政贈都督冀瀛  
滄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冀州刺史又追封  
壽張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

子剛襲武定中青州開府主簿齊受禪爵例降

剛弟定國襲康生安武縣開國男

楊大眼武都氐難當之孫也少有膽氣跳走如飛然側  
出不為其宗親顧待頗有飢寒之切太和中起家奉朝  
請時高祖自代將南伐令尚書李沖典選征官大眼往

求馬沖弗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聽下官出一技便出  
長繩三丈許繫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莫不  
驚歎沖曰自千載以來未有逸材若此者也遂用為軍  
主大眼顧謂同寮曰吾之今日所謂蛟龍得水之秋自  
此一舉終不復與諸君齊列矣未幾遷為統軍從高祖  
征宛葉穰鄧九江鍾離之間所經戰陳莫不勇冠六軍  
世宗初裴叔業以壽春內附大眼與奚康生等率眾先  
入以功封安成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除直閤將軍尋

加輔國將軍游擊將軍出為征虜將軍東荊州刺史時蠻酋樊秀安等反詔大眼為別將隸都督李崇討平之大眼妻潘氏善騎射自詣軍省大眼至於攻陳遊獵之際大眼令妻潘戎裝或齊鑣戰場或並驅林壑及至還營同坐幕下對諸寮佐言笑自得時指之謂人曰此潘將軍也蕭衍遣其前江州刺史王茂先率衆數萬次于樊雍招誘蠻夏規立宛州又令其所署宛州刺史雷豹狼軍主曹仲宗等領衆二萬偷據河南城世宗以大眼

為武衛將軍假平南將軍持節都督統軍曹敬邴虬樊  
魯等諸軍討茂先等大破之斬衍輔國將軍王花龍驤  
將軍申天化俘馘七十有餘衍又遣其舅張惠紹總率  
衆軍竊據宿豫又假大眼平東將軍為別將與都督邢  
巒討破之遂乘勝長驅與中山王英同圍鍾離大眼軍  
城東守淮橋東西二道屬水汎長大眼所綰統軍劉神  
符公孫祉兩軍夜中爭橋奔退大眼不能禁相尋而走  
坐徙為營州兵永平中世宗追其前勲起為試守中山



內史時高肇征蜀世宗慮蕭衍侵軼徐揚乃徵大眼為  
太尉長史持節假平南將軍東征別將隸都督元遙遏  
禦淮肥大眼至京師時人思其雄勇喜其更用臺省閭  
巷觀者如市大眼次譙南世宗崩時蕭衍遣將康絢於  
浮山遏淮規浸壽春詔加大眼光祿大夫率諸軍鎮荆  
山復其封邑後與蕭寶寅俱往淮堰不能剋遂於堰上  
流鑿渠決水而還加平東將軍大眼善騎乘裝束雄竦  
擐甲折旋見稱當世撫巡士卒呼為兒子及見傷痍為

之流泣自為將帥恒身先兵士衝突堅陳出入不疑當其鋒者莫不摧拉南賊前後所遣督將軍未渡江預皆畏懾傳言淮泗荆沔之間有童兒啼者恐之云楊大眼至無不即止王肅弟子秉之初歸國也謂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為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睜眸奮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當世推其驍果皆以為闕張弗之過也然征淮堰之役喜怒無常捶撻過度軍士頗憾焉識者以為性侈所致又以

本將軍出為荊州刺史常縛蒿為人衣以青布而射之  
召諸蠻渠指示之曰卿等若作賊吾政如此相殺也又  
北涓郡嘗有虎害大眼搏而獲之斬其頭懸於穰市自  
是荆蠻相謂曰楊公惡人常作我蠻形以射之又深山  
之虎尚所不免遂不敢復為寇盜在州二年而卒大眼  
雖不學恒遣人讀書坐而聽之悉皆記識令作露布皆  
口授之而竟不多識字也有三子長甌生次領軍次征  
南皆潘氏所生氣幹咸有父風初大眼徙營州潘在洛

陽頗有失行及為中山大眼側生女夫趙延寶言之於大眼大眼怒幽潘而殺之後娶繼室元氏大眼之死也甌生等問印綬所在時元始懷孕自指其腹謂甌生等曰開國當我兒襲之汝等婢子勿有所望甌生深以為恨及大眼喪將還京出城東七里營車而宿夜二更甌生等開大眼棺延寶怪而問之征南射殺之元怖走入水征南又彎弓射之甌生曰天下豈有害母之人乃止遂取大眼屍令人馬上抱之左右扶挾以叛荆人畏甌

生等驍勇不敢苦追奔於襄陽遂歸蕭衍

崔延伯博陵人也祖壽於彭城陷入江南延伯有氣力少以勇壯聞仕蕭隋為緣淮遊軍帶濠口戍主太和中入國高祖深嘉之常為統帥膽氣絕人兼有謀略所在征討咸立戰功積勞稍進除征虜將軍荊州刺史賜爵定陵男荊州土險蠻左為寇每有聚結延伯輒自討之莫不摧殄由是穰土帖然無敢為患永平中轉後將軍幽州刺史蕭衍遣其左遊擊將軍趙祖悅率眾偷據峽

石詔延伯為別將與都督崔亮討之亮令延伯守下蔡  
延伯與別將伊窋生挾淮為營延伯遂取車輪去輞削  
銳其輻兩兩接對揉竹為絙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  
為橋兩頭施大轆轤出沒任情不可燒斫既斷祖悅等  
走路又令舟舸不通由是衍軍不能赴救祖悅合軍咸  
見俘虜於軍拜平南將軍光祿大夫延伯與楊大眼等  
至自淮陽靈太后幸西林園引見延伯等太后曰卿等  
志尚雄猛皆國之名將比平峽石公私慶快此乃卿等

之功也但淮堰仍在宜湏豫謀故引卿等親共量算各  
出一圖以為後計大眼對曰臣輒謂水陸二道一時俱  
下往無不克延伯曰臣今輒難大眼既對聖顏荅旨宜  
實水南水北各有溝瀆陸地之計如何可前愚臣短見  
願聖心愍水兵之勤苦給復一年專習水戰脫有不虞  
召便可用往無不獲靈太后曰卿之所言深是宜要當  
勅如請二年除安北將軍并州刺史在州貪污聞於遠  
近還為金紫光祿大夫出為鎮南將軍行岐州刺史假

征西將軍賜驂騮馬一匹正光五年秋以往在揚州建  
淮橋之勲封當利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尋增邑一百  
戶改封新豐進爵為子時莫折念生兄天生下隴東寇  
征西將軍元志為天生所擒賊衆甚盛進屯黑水詔延  
伯為使持節征西將軍西道都督與行臺蕭寶夤討之  
寶夤與延伯結壘馬嵬南北相去百餘步寶夤日集督  
將論討賊方略延伯每云賊新制勝難與爭鋒寶夤正  
色責之曰君荷國寵靈總戎出討便是安危所繫每云



賊不可討以示怯懦損威挫氣乃君之罪延伯明晨詣寶黃自謝仍云今當仰為明公參賊勇怯延伯選精兵數千下渡黑水列陳西進以向賊營寶黃率衆於水東尋原西北以示後繼於時賊衆大盛水西一里營營連接延伯徑至賊壘揚威惰之徐而還退賊以延伯衆少開營競追衆過十倍臨水逼蹙寶黃親觀之懼有虧損延伯不與其戰身自殿後抽衆東渡轉運如神須臾濟盡徐乃自渡賊徒奪氣相率還營寶黃大悅謂官屬曰

崔公古之關張也今年何患不制賊延伯馳見寶黃曰  
此賊非老奴敵公但坐看後日延伯勒衆而出寶黃為  
後拒天生悉衆來戰延伯申令將士身先士卒陷其前  
鋒於是勇銳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萬追奔及於小隴  
秦賊勁彊諸將所憚朝廷初議遣將咸云非延伯無以  
定之果能剋敵授右衛將軍於時万俟醜奴宿勤明達  
等寇掠涇州先是盧祖遷伊窋生數將等皆以元志前  
行之始同時發雍從六陌道將取高平志敗仍停涇部

延伯既破秦賊乃與寶黃率衆會於安定甲卒十二萬  
鐵馬八千匹軍威甚盛醜奴置營涇州西北七十里當  
原城時或輕騎暫來挑戰大兵未交便示奔北延伯矜  
功負勝遂唱議先驅伐木別造大排內為鑱柱教習疆  
兵負而趨走號為排城戰士在外輜重居中自涇州緣  
原北上衆軍將出討賊未戰之間有賊數百騎詐持文  
書云是降簿乞且緩師寶黃延伯謂其事實遂巡未閱  
俄而宿勤明達率衆自東北而至乞降之賊從西競下

諸軍前後受敵延伯上馬突陳賊勢摧挫便爾逐北徑造其營賊本輕騎延伯軍兼步卒兵力疲怠賊乃乘間得入排城延伯軍遂大敗死傷者將有二萬寶黃歛軍退保涇州延伯修繕器械購募驍勇復從涇州西進去賊彭阮谷柵七里結營延伯恥前挫辱不報寶黃獨出襲賊大破之俄頃間平其數柵賊皆逃遁見兵人採掠散亂不整還來衝突遂大奔敗延伯中流矢為賊所害士卒死者萬餘人延伯善將撫能得衆心與康生大眼

為諸將之冠延伯末路功名尤重時大寇未平而延伯  
死朝野嘆懼焉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  
刺史謚曰武烈又有王足者驍果多策略隸邢巒伐蜀  
所在剋捷詔行益州刺史遂圍涪城蜀人大震世宗復  
以羊祉為益州足聞而引退後遂奔蕭衍次有王神念  
足之流也後自潁川太守奔江南又冀州李叔仁叔仁  
弟龍瓌以勇壯為將統叔仁位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陳郡開國公後為梁州刺史歿於闕西龍瓌正光中

北征戰死白道其平州刺史王買奴南秦州刺史曹敬  
南克州刺史樊魯益州刺史邴虬玄州刺史邢豹及屈  
祖嚴思達呂叵崔襲柴慶宗宗正珍孫盧祖遷高智方  
俱為將帥並有攻討之名而事迹不存無以編錄然未  
若康生大眼延伯尤著也

史臣曰人主聞鞞鼓之響則思將帥之臣何則夷難平  
暴折衝禦侮為國之所繫也康生等俱以熊虎之姿奮  
征伐之氣亦一時之驍猛壯士之功名也

魏書卷七十三

魏書卷七十三考證

崔延伯傳賊徒奪氣相率還營○奪監本譌作奮今改正



卷七十三考證

卷七十三考證

魏書卷七十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魏書卷七十四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六十二

尒朱榮

尒朱榮字天寶北秀容人也其先居於尒朱川因為氏  
焉常領部落世為首帥高祖羽健登國初為領民酋長  
率契胡武士千七百人從駕平晉陽定中山論功拜散

騎常侍以居秀容川詔割方三百里封之長為世業太祖初以南秀容川原沃衍欲令居之羽健曰臣家世奉國給侍左右北秀容既在剡內差近京師豈以沃墾更遷遠地太祖許之所居之處曾有狗舐地因而穿之得甘泉焉至今名狗舐泉羽健世祖時卒曾祖鬱德祖代勤繼為領民酋長代勤世祖敬哀皇后之舅以外親兼數征伐有功給復百年除立義將軍曾圍山而獵部民射獸誤中其髀代勤仍令拔箭竟不推問曰此既過誤

何忍加罪部內聞之咸感其意高宗末假寧南將軍除  
肆州刺史高祖賜爵梁郡公以老致仕歲賜帛百匹以  
為常年九十一卒賜帛五百匹布二百匹贈鎮南將軍  
并州刺史諡曰莊孝莊初榮有翼戴之勳追贈太師司  
徒公錄尚書事父新興太和中繼為首長家世豪擅財  
貨豈羸曾行馬羣見一白蛇頭有兩角遊於馬前新興  
異之謂曰爾若有神令我畜牧蕃息自是之後日覺滋  
盛牛羊駝馬色別為羣谷量而已朝廷每有征討輒獻

私馬兼備資糧助裨軍用高祖嘉之除右將軍光祿大夫及遷洛後特聽冬朝京師夏歸部落每入朝諸王公朝貴競以珍翫遺之新興亦報以名馬轉散騎常侍平北將軍秀容第一領民酋長新興每春秋二時恒與妻子閱畜牧於川澤射獵自娛肅宗世以年老啓求傳爵於榮朝廷許之正光中卒年七十四贈散騎常侍平北將軍恒州刺史諡曰簡孝莊初贈假黃鉞侍中太師相國西河郡王榮絜白美容貌幼而神機明決及長好射

獵每設圍誓衆便為軍陳之法號令嚴肅衆莫敢犯秀  
容界有池三所在高山之上清深不測相傳曰祁連池  
魏言天池也父新興曾與榮遊池上忽聞簫鼓之音新  
興謂榮曰古老相傳凡聞此聲皆至公輔吾今年已衰  
暮當為汝耳汝其勉之榮襲爵後除直寢游擊將軍正  
光中四方兵起遂散畜牧招合義勇給其衣馬蠕蠕主  
阿那瓌寇掠北鄙詔假榮節冠軍將軍別將隸都督李  
崇北征榮率其新部四千人追擊度磧不及而還秀容

內附胡民乞扶莫于破郡殺太守南秀容牧子萬子乞  
真反叛殺太僕卿陸延并州牧子素和婆嶮嶮作逆榮  
並前後討平之遷直閭將軍冠軍將軍仍別將內附叛  
胡乞步落堅胡劉阿如等作亂瓜肆勅勒北列步若反  
於沃陽榮並滅之以功封安平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  
尋加通直散騎常侍勅勒解律洛陽作逆桑乾西與費  
也頭牧子迭相倚角榮率騎破洛陽於深井逐牧子於  
河西進號平北將軍光祿大夫假安北將軍為北道都

督尋除武衛將軍俄加使持節安北將軍都督恒朔討  
虜諸軍假撫軍將軍進封博陵郡公增邑五百戶其梁  
郡前爵聽賜第二子時榮率衆至肆州刺史尉慶賓畏  
惡之閉城不納榮怒攻拔之乃署其從叔羽生為刺史  
執慶賓於秀容自是榮兵威漸盛朝廷亦不能罪責也  
尋除鎮北將軍鮮于修禮之反也榮表東討復進號征  
東將軍右衛將軍假車騎將軍都督并肆汾廣恒雲六  
州諸軍事進為大都督加金紫光祿大夫時杜洛周陷



中山於時車駕聲將北討以榮為左軍不行及葛榮吞洛周凶勢轉盛榮恐其南逼鄴城表求遣騎三千東援相州肅宗不許又遷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尋進位儀同三司榮以山東賊盛慮其西逸乃遣兵固守滏口以防之復上書曰臣前以二州頻反大軍喪敗河北無援實慮南侵故令精騎三千出援相州京師影響斷其南望賊聞此衆當亦息圖使還奉勅云念生梟勅寶寅受擒醜奴明達並送誠款三輔告謚闕隴載寧費穆虎旅

大翦妖蠻兩絳狂蜀漸已稽顙又承北海王顥率衆二  
萬出鎮相州北海皇孫名位崇重鎮撫鄴城實副羣望  
惟願廣其配衣及機早遣今關西雖平兵未可役山南  
隣賊理無發召王師雖衆頻被摧北人情危怯實謂難  
用若不更思方略無以萬全如臣愚量蠕蠕主阿那瓌  
荷國厚恩未應忘報求乞一使慰喻那瓌即遣發兵東  
引直趣下口揚威振武以躡其背北海之軍鎮撫相部  
嚴加警備以當其前臣麾下雖少輒盡力命自井陘以

北隘口以西分防險要攻其肘腋葛榮雖并洛周威恩未著人類差異形勢可分於是榮遂嚴勒部曲廣召義勇北捍馬邑東塞井陘尋屬肅宗崩事出倉卒榮聞之大怒謂鄭儼徐紇為之與元天穆等密議稱兵入匡朝廷討定之乃抗表曰伏承大行皇帝背棄萬方奉諱號踴五內摧剝仰尋詔旨實用驚惋今海內草草異口一言皆云大行皇帝鴆毒致禍臣等外聽訟言內自追測去月二十五日聖體康愈至於二十六日奄忽昇遐卽

事親望實有所感且天子寢疾侍臣不離左右親貴名  
醫瞻仰患狀面奉音旨親承顧託豈容不豫初不召醫  
崩棄曾無親奉欲使天下不為恠愕四海不為喪氣豈  
可得乎復皇后女生稱為儲兩疑惑朝野虛行慶宥宗  
廟之靈見欺兆民之望已失使七百危於累卵社稷墜  
於一朝方選君嬰孩之中寄治乳抱之日使姦豎專朝  
賊臣亂紀惟欲指影以行權假形而弄詔此則掩眼捕  
雀塞耳盜鐘今秦隴塵飛趙魏霧合寶貨醜奴勢逼幽

雍葛榮就德憑陵河海楚兵吳卒密邇在郊古人有言  
邦之不臧隣之福也一旦聞此誰不闕閤竊惟大行皇  
帝聖德馭宇繼體正君猶邊烽迭舉妖寇不滅况今從  
佞臣之計隨親戚之談舉潘嬪之女以誑百姓奉未言  
之兒而臨四海欲使海內安又愚臣所未聞也伏願留  
聖善之慈回須臾之慮照臣忠誠錄臣至款聽臣赴闕  
預參大議問侍臣帝崩之由訪禁旅不知之狀以徐鄭  
之徒付之司敗雪同天之恥謝遠近之怨然後更召宗

親推其年德聲副遐邇改承寶祚則四海更蘇百姓幸甚於是遂勒所統將赴京師靈太后甚懼詔以李神軌為大都督將於大行杜防榮抗表之始遣從子天光親信奚毅及倉頭王相入洛與從弟世隆密議廢立天光乃見莊帝具論榮心帝許之天光等還北榮發晉陽猶疑所立乃以銅鑄高祖及咸陽王禧等六王子孫像成者當奉為主惟莊帝獨就師次河內重遣王相密來奉迎帝與兄彭城王劭弟始平王子正於高渚潛渡以赴

之榮軍將士咸稱萬歲於時武泰元年四月九日也十一日榮奉帝為主詔以榮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開府兼尚書令領軍將軍領左右太原王食邑二萬戶十二日百官皆朝於行宮十三日榮感武衛將軍費穆之說乃引迎駕百官於行宮西北云欲祭天朝士既集列騎圍遶責天下喪亂明帝卒崩之由云皆緣此等貪虐不相匡弼所致因縱兵亂害王公卿士皆斂手就戮死者千三百餘人皇弟皇兄並亦見害靈

太后少主其日暴崩榮遂有大志令御史趙元則造禪  
文遣數十人遷帝於河橋至夜四更中復奉帝南還營  
幕帝憂憤無計乃令人喻旨於榮曰帝王迭襲盛衰無  
常既屬屯運四方瓦解將軍仗義而起前無橫陳此乃  
天意非人力也我本相投規存性命帝王重位豈敢妄  
希直是將軍見逼權順所請耳今璽運已移天命有在  
宜時即尊號將軍必若推而不居存魏社稷亦任更擇  
親賢共相輔戴榮既有異圖遂鑄金為已像數四不成



時幽州人劉靈助善卜占為榮所信言天時人事必不可爾榮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久而方悟遂便愧悔於是獻武王榮外兵參軍司馬子如等切諫陳不可之理榮曰愆誤若是惟當以死謝朝廷今日安危之機計將何出獻武王等曰未若還奉長樂以安天下於是還奉莊帝十四日輿駕入宮于時或云榮欲遷都晉陽或云欲肆兵大掠迭相驚恐人情駭震京邑士子不一存率皆逃竄無敢出者直衛空虚官守廢曠榮聞之上書曰

臣世荷蕃寄征討累年奉忠王室志存效死直以太后  
淫亂孝明暴崩遂率義兵扶立社稷陛下登祚之始人  
情未安大兵交際難可齊一諸王朝貴橫死者衆臣今  
粉軀不足塞往責以謝亡者然追榮褒德謂之不朽乞  
降天慈微申私責無上王請追尊帝號諸王刺史乞贈  
三司其位班三品請贈令僕五品之官各贈方伯六品  
已下及白民贈以鎮郡諸死者無後聽繼即授封爵均  
其高下節級別科使恩洽存亡有慰生死詔曰覽表不

勝鯁塞朕德行無感致滋酷濫尋繹往事實切於懷可  
如所表自茲已後贈終叨濫庸人賤品動至大官為識  
者所不貴武定中齊文襄王始革其失追褒有典焉榮  
啓帝遣使循城勞問於是人情遂安朝士逃亡者亦稍  
來歸闕榮又奏請番直朔望之日引見三公令僕尚書  
九卿及司州牧河南尹洛陽河陰執事之官參論國治  
經綸王道以為常式五月榮還晉陽七月詔曰乾坤統  
物星象贊其功皇王御運股肱匡其業是以周道中缺

齊晉立濟世之忠殷祚或虧彭韋振救時之節自前朝  
失御厄運荐臻太原王榮爰戴朕躬推臨萬國勳踰伊  
霍功格二儀王室不壞伊人是賴可柱國大將軍兼錄  
尚書事餘如故時葛榮將向京師衆號百萬相州刺史  
李神軌閉門自守賊鋒已過汲郡所在村塢悉被燬略  
榮啓求討之九月乃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  
東出滏口葛榮為賊既久橫行河北時衆寡非敵議者  
謂無制賊之理葛榮聞之喜見於色乃令其衆曰此易

與耳諸人俱辦長繩至便縛取葛榮自鄴以北列陳數十里箕張而進榮潛軍山谷為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為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密勒軍士馬上各齎神棒一枚置於馬側至於戰時不聽斬級以棒棒之而已慮廢騰逐也乃分命壯勇所當衝突號令嚴明戰士同奮榮身自陷陳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陳擒葛榮餘眾悉降榮以賊徒既眾若即分割恐其疑懼或更結聚

乃普告勒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羣情喜  
悅登即四散數十萬衆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  
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擢其渠帥量才授用新  
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乃檻車送葛榮赴闕詔  
曰功格天地錫命之位必崇道濟生民褒賞之名宜大  
是以有莘贊毫不次之號爰歸渭叟翼周殊世之班載  
集况導源積石襲構崑山門踵英猷弼成鴻業抗高天  
之摧柱振厚地之絕維德冠五侯勳高九伯者哉太原

王榮代荷蕃寵世載忠烈入匡顏運出勦元兇使積年之霧倏焉滌蕩數載之塵一朝清謚燕恒既泰趙魏還蘇比績況功古今莫二若不式稽舊典增是禮數將何以昭德報功遠明國範可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增邑一萬戶通前三萬餘官悉如故初榮之將討葛榮也軍次襄垣遂令軍士列圍大獵有雙兔起於馬前榮乃躍馬彎弓而誓之曰中之則擒葛榮不中則否既而並應弦而殪三軍咸悅及破賊之後即命立碑於其

所號雙兔碑榮將戰之夜夢一人從葛榮索千牛刀而  
葛榮初不肯與此人自稱我是道武皇帝汝何敢違葛  
榮乃奉刀此人手持授榮既寤而喜自知必勝又詔曰  
我皇魏道契神元德光靈範源先二象化穆五才三歷  
與日月惟休金鼎共乾坤俱永而正光之末皇運時屯  
百揆咸亂九宮失叙朝野撫膺士女嗟怨遂使四海土  
崩九區瓦解逆賊杜周虔劉燕代妖寇葛榮假噬魏趙  
常山易水戎鼓夜驚冰井叢臺胡塵晝合朔南久已丘



墟河北殆成灰燼宗廟懷匪安之慮社稷急不測之憂  
大丞相太原王榮道鏡域中德光區外神昭藏往思實  
知來義踵先勳忠資曩烈遂能大建義謀收集忠勇熊  
羆競逐虎豹爭先軒翥南溟搏風北極氣震林原勢動  
山岳弔民伐罪殲此鯨鯢戮卒多於長平積器高於熊  
耳秦晉聞聲而喪膽齊莒側聽而聳息中興之業是乎  
再隆太平之基茲焉更始雖復伊霍宣翼之功桓文崇  
贊之道何足以髣髴鴻蹤比勳盛烈道格普天仁沾率

土振古以來未有其比若不廣錫山河大開土宇何以表大義之崇高標盛德之廣遠可以冀州之長樂相州之南趙定州之博陵滄州之浮陽平州之遼西燕州之上谷幽州之漁陽等七郡各萬戶通前滿十萬戶為太原國邑又進位太師餘如故建義初北海王元顥南奔蕭衍衍乃立為魏主資以兵將時邢杲寇亂三齊與顥應接朝廷以顥孤弱不以為慮永安三年春詔大將軍元穆先平齊地然後回師征顥顥以大軍未還乘虛征

進既陷梁國鼓行而西滎陽虎牢並皆不守五月車駕  
出幸河北事出不虞天下改望滎聞之即時馳傳朝行  
宮於上黨之長子行其部分輿駕於是南轅滎為前驅  
旬日之間兵馬大集資糧器仗繼踵而至天穆既平邢  
杲亦渡河以會車駕顥都督宗正珍孫河內太守元襲  
固守不降滎攻而剋之斬珍孫元襲以狗帝幸河內城  
滎與顥相持於河上顥令都督安豐王延明緣河據守  
滎既未有舟船不得即渡議欲還北更圖後舉黃門郎

楊侃高道穆等並謂大軍若還失天下之望固執以為不可語在侃等傳屬馬渚諸楊云有小船數艘求為鄉導榮乃令都督余朱兆等率精騎夜濟登岸奮擊顥子領軍將軍冠受率馬步五千拒戰兆大破之臨陳擒冠受延明聞冠受見擒遂自逃散顥便率麾下南奔事在其傳車駕渡河入居華林園詔曰周武奉時藉十亂以纂厯漢祖先天資三傑以除暴理民濟治斯道未與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丞相太原王榮蘊伏風煙抱含日

月總奇正以成術兼文武而為資昔處亂朝韜光戢翼  
秣馬冀北厲兵晉陽佇龍顏而振腕想日角以歎息忠  
勇奮發虎士如林義功始立所向風靡故能芟夷羣惡  
振此頽綱俾朕寡昧獲承鴻緒雖大位克正而衆盜未  
息葛榮跋扈仍亂中原建旗伐罪授首殲馘元顛凶頑  
構成巨釁阻弄吳楚虧汙宗社朕徙御北徂劬勞鞍甲  
王聞難星奔一舉大定下洽民和上匡王室鴻勳巨績  
書契所未紀飲至策勳事絕於比況非常之功必有非

常之賞可天柱大將軍此官雖訪古無聞今員未有太祖已前增置此號式遵典故用錫殊禮又宜開土宇可增封十萬通前二十萬加前後部羽葆鼓吹餘如故榮尋還晉陽先是葛榮枝黨韓婁仍據幽平二州榮遣都督侯淵討斬之時賊帥万俟醜奴蕭寶夤擁衆幽涇兇勢日盛榮遣其從子天光為雍州刺史令率都督賀拔岳侯莫陳悅等總衆入關討之天光既至雍州以衆少不敵遂巡未集榮大怒遣其騎兵參軍劉貴馳驛詣軍

加天光杖罰天光等大懼乃進討連破之擒醜奴寶寅並檻車送闕天光又擒王慶雲万俟道樂關西悉平於是天下大難便以盡矣榮性好獵不舍寒暑至於列圍而進必須齊一雖遇阻險不得回避虎豹逸圍者坐死其下甚苦之太宰元天穆從容謂榮曰大王勳濟天下四方無事惟宜調政養民順時蒐狩何必盛夏馳逐傷犯和氣榮便攘肘謂天穆曰太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者此是人臣常節葛榮之徒本是奴才乘時作亂

妄自署假譬如奴走擒獲便休頃來受國大寵未能開  
拓境土混一海內何宜今日便言勳也如聞朝士猶自  
寬縱今秋欲共兄戒勒士馬校獵嵩原令貪污朝貴入  
圍搏虎仍出魯陽歷三荆悉擁生蠻北填六鎮回軍之  
際因平汾胡明年簡練精騎分出江淮蕭衍若降乞萬  
戶侯如其不降徑渡數千騎便往縛取待六合寧一八  
表無塵然後共兄奉天子巡四方觀風俗布政教如此  
乃可稱勳耳今若止獵兵士懈怠安可復用也榮身雖



居外恒遙制朝廷廣布親戚列為左右伺察動靜大小必知或有僥倖求官者皆詣榮承候得其啓請無不遂之曾闕補定州曲陽縣令吏部尚書李神儁以階懸不奉別更擬人榮聞大怒即遣其所補者往奪其任榮使入京雖復微蔑朝貴見之莫不傾靡及至闕下未得通奏恃榮威勢至乃忿怒榮曾啓北人為河南諸州莊帝未許天穆入見面啓曰天柱既有大功若請普代天下官屬恐陛下亦不得違之如何啓數人為州便停不用

帝正色曰天柱若不為人臣朕亦須代如其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理此事復何足論榮聞所啓不允大為恚恨曰天子由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語莊帝外迫於榮恒怏怏不悅兼懲榮河陰之事恐終難保又城陽王徽侍中李彧等欲擅威權懼榮害之復相閉構日月滋甚於是莊帝密有圖榮之意三年九月榮啓將入朝朝士慮其有變莊帝又畏惡之榮從弟世隆與榮書勸其不來榮妻北鄉郡長公主亦勸不行榮並不從帝既圖榮

榮至入見即欲害之以天穆在并恐為後患故隱忍未發榮之入洛有人告榮云帝欲圖之榮即具奏帝曰外人告云亦言王欲害我我豈信之於是榮不自疑每入謁帝從人不過數十又皆挺身不持兵仗及天穆至帝伏兵於明光殿東廊引榮及榮長子菩提天穆等俱入坐定光祿少卿魯安典御李侃晞等抽刀而至榮窘迫起投御坐帝先橫刀膝下遂手刃之安等亂斫榮與天穆菩提同時俱死榮時年三十八於是內外喜叫聲滿

京城既而大赦前廢帝初世隆等得志乃詔曰故使持節侍中都督河北諸軍事天柱大將軍大丞相太師領左右兼錄尚書北道大行臺太原王榮功濟區夏誠貫幽明天不愆遺奄從物化追終褒績列代通謨紀德銘勳前王令範可贈假黃鉞相國錄尚書事司州牧使持節侍中將軍王如故又詔曰故假黃鉞持節侍中相國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天柱大將軍司州牧太原王榮惟岳降靈應期作輔功侔伊霍德契桓文方籍棟梁

永康國命道長運短震悼兼深前已褒贈用彰厥美然  
禮數弗窮文物有闕遠近之望猶或未盡宜循舊典更  
加殊錫可追號為晉王加九錫給九旒鑿輅虎賁班劍  
三百人輜輶車準晉太宰安平獻王故事諡曰武詔曰  
武泰之末乾樞中圯丕基寶命有若綴旒晉王榮固天  
所縱世秉忠誠一匡邦國再造區夏俾我頽綱於斯復  
振雖勳銘王府德被管絃而從祀之禮於茲尚闕非所  
以酬懋賞於當時騰殊績於不朽宜遵舊典配享高祖

廟庭

菩提肅宗末拜羽林監尋轉直閤將軍孝莊初以榮翼  
戴之勳超授散騎常侍平北將軍中書令轉太常卿遷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特進死時年十四  
前廢帝初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冀州刺史諡曰  
惠

菩提弟義羅孝莊初除散騎常侍武衛將軍初襲爵梁  
郡公又進爵為王尋卒贈侍中車騎將軍司空公雍州

刺史

義羅弟文殊建義初封平昌郡開國公進爵為王孝靜  
初轉襲榮爵太原王薨於晉陽時年九歲

文殊弟文暢初封昌樂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以榮破  
葛賊之勳進爵為王增邑千戶超授散騎常侍撫軍將  
軍後除肆州刺史仍本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武定三  
年春坐與前東郡太守任曹等謀反伏誅時年十八  
文暢弟文略襲爵梁郡王武定末撫軍將軍光祿大夫

史臣曰太祖撫運乘時奄開王業世祖以武功一海內  
高祖以文德革天下世宗之後政道頗虧及明皇幼沖  
女主南面始則于忠專恣繼以元義權重握賞罰之柄  
擅生殺之威榮悴在親疎貴賤由離合附會者結之以  
子女進趨者要之以金帛且佞諛用事功勤不賞居官  
肆其聚斂乘勢極其陵暴於是四海囂然已有羣飛之  
漸矣逮於靈后反政宣淫於朝鄭儼手運天機口吐王  
制李軌徐紇刺促以求先元略元徽喔咿以競入私利



畢舉公道盡亡遐邇怨憤天下鼎沸傾覆之徵於此至矣  
朱榮緣將帥之列藉部衆之用屬肅宗暴崩民怨神怒  
遂有匡顛拯敝之志援主逐惡之圖蓋天啓之也於是  
上下離心文武解體咸企忠義之聲俱聽桓天之舉  
勞不汗馬朝野靡然扶翼懿親宗祏有主祀魏配天不  
殞舊物及夫擒葛榮誅元顥戮邢杲剪韓婁醜奴寶  
黃咸梟馬市此諸魁者或據象魏或僭號令人謂秉皇  
符身各謀帝業非徒鼠竊狗盜一城一聚而已苟非榮

之致力剋夷大難則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也然則  
榮之功烈亦已茂乎而始則希覬非望睥睨宸極終乃  
靈后少帝沉流不反河陰之下衣冠塗地此其所以得  
罪人神而終於夷戮也向使榮無姦忍之失修德義之  
風則彭韋伊霍夫何足數至於末迹見猜地逼貽斃斯  
則蒯通致說於韓王也

魏書卷七十四

魏書卷七十四考證

余朱榮傳三厯與日月惟休金鼎共乾坤俱永○三應  
作玉干寶搜神記虞舜耕于歷山得玉厯于河際之  
巖舜知天命在己體道不倦

魏書卷七十四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魏書卷七十五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六十三

佘朱兆 佘朱彥伯 佘朱度律 佘朱天光

佘朱兆字萬仁榮從子也少驍猛善騎射手格猛獸躡捷過人數從榮遊獵至於窮巖絕澗人所不能升降者兆先之榮以此特加賞愛任爲爪牙榮曾送臺使見二

鹿乃命兆前止授二箭曰可取此鹿供今食也遂停馬  
構火以待之俄然兆獲其一榮欲矜夸使人責兆曰何  
不盡取杖之五十後以軍功除平遠將軍步兵校尉榮  
之入洛兆兼前鋒都督及孝莊即阼特除中軍將軍金  
紫光祿大夫又假驍騎將軍建興太守尋除使持節車  
騎將軍武衛將軍左光祿大夫都督潁川郡開國公食  
邑千二百戶後從上黨王天穆討平邢杲及元顥之屯  
於河橋榮遣兆與賀拔勝等自馬渚西夜渡數百騎襲

擊顥子冠受擒之又進破安豐王延明顥於是退走莊  
帝還宮論功除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  
八百戶爲汾州刺史復增邑一千戶尋加侍中驃騎大  
將軍又增邑五百戶及尒朱榮死也兆自汾州率騎據  
晉陽元暉立授兆大將軍爵爲王兆與世隆等定謀攻  
洛兆遂率衆南出進達太行大都督源子恭下都督史  
仵龍開壘降兆子恭退走兆輕兵倍道從河梁西涉渡  
掩襲京邑先是河邊人夢神謂已曰尒朱家欲渡河用



爾作灑波津令爲之縮水脉月餘夢者死及兆至有行人自言知水淺處以草往往表挿而導道馬忽失其所  
在兆遂策馬涉渡是日暴風鼓怒黃塵漲天騎叩宮門  
宿衛乃覺彎弓欲射袍撥弦矢不得發一時散走帝步  
出雲龍門外爲兆騎所繫幽於永寧佛寺兆撲殺皇子  
汙辱妃嬪縱兵虜掠停洛旬餘先令衛送莊帝於晉陽  
兆後於河梁監閱財貨遂害帝於五級寺初兆將向洛  
也遣使招齊獻武王欲與同舉王時爲晉州刺史謂長

史孫騰曰臣而伐君其逆已甚我今不往彼必致恨卿  
可往申吾意但云山蜀未平今方攻討不可委之而去  
致有後憂定蜀之日當隔河爲犄角之勢如此報之以  
觀其趣騰乃詣兆及之於并州大谷具申王言兆殊不  
悅且曰還白高兄弟有吉夢今段之行必有剋獲騰問  
王夢如何兆荅曰吾比夢吾亡父登一高堆堆旁之地  
悉皆耕熟唯有馬蘭草株往往猶在吾父問言何故不  
拔左右云堅不可去吾父顧我令下拔之吾手所至無

不盡出以此而言往必有利騰還具報王曰兆等猖狂  
舉兵犯上吾今不同猜忌成矣勢不可反事亦未今也  
南行天子列兵河上兆進不能渡退不得還吾乘山東  
下出其不意此徒可以一舉而擒俄而兆剋京師孝莊  
幽繫都督尉景從兆南行以書報王王得書大驚召騰  
示之曰卿可馳驛詣兆示以謁賀密觀天子今在何處  
爲隨兆軍府爲別送晉陽脫其送并卿宜馳報吾當於  
路邀迎唱大義於天下騰晨夜驅馳已遇帝於中路王

時率騎東轉聞帝已渡於是西還仍與兆書陳其福禍不宜害天子受惡名兆怒不納帝遂暴崩初榮既死莊帝詔河西人紇豆陵步蕃等令襲秀容兆入洛後步蕃兵勢甚盛南逼晉陽兆所以不暇留洛回師禦之兆雖驍果本無策略頻爲步蕃所敗於是部勒士馬謀出山東令人頻徵獻武王於晉州乃分三州六鎮之人令王統領既分兵別營乃引兵南出以避步蕃之銳步蕃至於樂平郡王與兆還討破之斬步蕃於秀容之石鼓山

其衆退走兆將數十騎詣王通夜宴飲後還營招王王  
知兆難信未能顯示將欲詣之臨上馬長史孫騰牽衣  
而止兆乃隔水責罵騰等於是各去王還自襄垣東出  
兆歸晉陽及前廢帝立授兆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  
軍事柱國大將軍領軍將軍領左右并州刺史兼錄尚  
書事大行臺又以兆爲天柱大將軍兆謂人曰此是叔  
父終官我何敢受遂固辭不拜尋加都督十州諸軍事  
世襲并州刺史齊獻武王之剋殷州也兆與仲遠度律

約共討之仲遠度律次於陽平北出井陘屯於廣阿衆  
號十萬王廣縱反間或云世隆兄弟謀欲害兆復言兆  
與王同圖仲遠等於是兩不相信各致猜疑徘徊不進  
仲遠等頻使斛斯椿賀拔勝往喻之兆輕騎三百來就  
仲遠同坐幕下兆性麤獷意色不平手舞馬鞭長嘯凝  
望深疑仲遠等有變遂趨出馳還仲遠遣椿勝等追而  
曉譬兆遂拘縛將還經日放遣仲遠等於是奔退王乃  
進擊兆兆軍大敗兆與仲遠度律遂相疑阻久而不和

世隆請前廢帝納兆女爲后兆乃大喜世隆厚禮喻兆赴洛深示卑下隨其所爲無敢違者兆與天光度律更自信約然後大會於韓陵山戰敗復奔晉陽遂大掠并州城內獻武王自鄴進討之兆遂走於秀容王又追擊度赤洪嶺破之衆並降散兆竄於窮山殺所乘馬自縊於樹王收而葬之兆果於戰鬥每有征伐常居鋒首當時諸將伏其材力而麤脫少智無將領之能榮雖奇其膽決然每云兆不過將三千騎多則亂矣

北弟智虎前廢帝封爲安定王驃騎大將軍肆州刺史  
開府儀同三司與兆俱走獻武王擒之於梁郡岢嵐南  
山赦之後死於晉陽

余朱彥伯榮從弟也祖侯真高祖時并安二州刺史始  
昌侯父買珍世宗時武衛將軍出爲華州刺史彥伯性  
和厚釋褐奉朝請累遷奉車都尉爲榮府長史元暉立  
以爲侍中前廢帝潛默龍花佛寺彥伯敦喻往來尤有  
勤款廢帝既立余朱兆以已不預謀大爲忿恚將攻世



隆詔令華山王鷲兼尚書僕射北道大使慰喻兆兆猶不釋世隆復遣彥伯自往喻之兆乃止及還帝醮彥伯於顯陽殿時侍中源子恭黃門郎竇瑗並侍坐彥伯曰源侍中此爲都督與臣相持於河內當爾之時旗鼓相望眇如天隔寧期同事陛下今日之歡也子恭曰蒯通有言犬吠非其主他日之事永安猶今日之事陛下耳帝曰源侍中可謂有射鈎之心也遂令二人極醉而罷尋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右光祿大夫馬場大都督封

博陵郡開國公後進爵爲王又遷司徒于時炎早有勸  
彥伯解司徒者乃上表遜位詔許之俄除儀同三司侍  
中彥伯於兄弟之中差無過患天光等敗於韓陵彥伯  
欲領兵屯河橋以爲聲勢世隆不從及張勸等掩襲世  
隆彥伯時在禁直從長孫稚等於神虎門啓陳齊獻武  
王義功既振將除余朱廢帝令舍人郭崇報彥伯知彥  
伯狼狽出走爲人所執尋與世隆同斬於閭闔門外懸  
首於斛斯椿門樹傳首於齊獻武王先是洛中謠曰三

月末四月初揚灰簸土覓真珠又曰頭去項脚根齊驅  
上樹不湏梯至是並驗

彥伯弟仲遠頗知書計肅宗末年朱榮兵威稍盛諸  
有啓謁率多見從而仲遠摹寫榮書又刻榮印與尚書  
令史通爲姦詐造榮啓表請人爲官大得財貨以資酒  
色落魄無行及孝莊即阼除直寢寧遠將軍步兵校尉  
尋特除平北將軍建興太守頓丘縣開國侯邑五百戶  
後加散騎常侍及改郡立州遷使持節車騎將軍建州

刺史加侍中進爵爲公增邑五百戶尋改封清河郡又加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轉使持節本將軍徐州刺史兼尚書左僕射三徐州大行臺尋進督三徐州諸軍事餘如故仲遠上言曰將統參佐人數不足事須在道更僕以充其員竊見比來行臺採募者皆得權立中正  
在軍定第斟酌授官今求兼置權濟軍要詔從之於是隨情補授肆意聚斂余朱榮死仲遠勒衆來向京師攻陷西兗州將逼東郡莊帝詔諸督將絡繹進討並爲仲

遠所敗又詔都督鄭先護及右衛將軍賀拔勝共討之  
勝戰不利仍降仲遠尋朱兆入洛先護衆散而走前  
廢帝立除使持節侍中都督三徐二兗諸軍事驃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東道大都督大行臺進  
爵彭城王尋加大將軍又兼尚書令竟不之州遂鎮於  
大梁仲遠遣使請準朝式在軍鳴騶帝覽啓笑而許之  
其肆情如此復進督東道諸軍本將軍兗州刺史餘如  
故仲遠天性貪暴大宗富族誣之以反歿其家口簿籍

財物皆以入已丈夫死者投之河流如此者不可勝數  
諸將婦有美色者莫不被其淫亂自滎陽以東輸稅悉  
入其軍不送京師時天光控關右仲遠在大梁兆據并  
州世隆居京邑各自專恣權彊莫比焉所在並以貪虐  
爲事於是四方解體又加太宰解大行臺仲遠專恣尤  
劇方之彥伯世隆最爲無禮東南牧守下至民俗比之  
豺狼特爲患苦後移屯東郡率衆與度律等拒齊獻武  
王余朱兆領騎數千自晉陽來會軍次陽平王縱以間

說仲遠等迭相猜疑狼狽遁走後與天光等於韓陵戰敗南走東郡仍奔蕭衍死於江南

仲遠弟世隆字榮宗肅宗末爲直齋轉直寢後兼直閣加前將軍余朱榮表請入朝靈太后惡之令世隆詣晉陽慰喻榮榮因欲留之世隆曰朝廷疑兄故令世隆來今若遂住便有內備非計之善者榮乃遣之榮舉兵南出世隆遂遁走會榮於上黨建義初除給事黃門侍郎莊帝即位乃特除侍中領軍將軍左衛將軍領左右肆

州大中正封樂平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二百戶又除車  
騎將軍兼領軍俄授左光祿大夫兼尚書右僕射尋即  
真元顥逼大梁詔假儀同三司前軍都督鎮虎牢世隆  
不關世事無將帥之略顥既剋滎陽擒行臺陽回世隆  
懼而遁還莊帝倉卒北巡世隆之罪也駕在河內假驃  
騎大將軍行臺右僕射都督相州諸軍事相州刺史當  
州都督及車駕還宮除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攝選  
左右廂出入又以停年格取士頗爲猥滯所稱又請解



侍中詔加散騎常侍莊帝之將圖余朱榮也或有榜世隆門以陳其狀者世隆封以呈榮勸其不入榮自恃威疆不以爲意遂手毀密書唾地曰世隆無膽誰敢生心及榮死世隆奉榮妻燒西陽門率衆夜走北攻河橋殺武衛將軍奚毅率衆還戰大夏門外朝野震懼憂在不測莊帝遣前華陽太守段育慰喻世隆斬之以徇會李苗燒絕河梁世隆乃北遁建州刺史陸希質閉城拒守世隆攻剋之盡殺城人以肆其忿及至長子與度律等

共推長廣王曄爲主曄以世隆爲開府儀同三司尚書  
令樂平郡王加太傅行司州牧增邑五千戶先赴京師  
會兆於河陽兆既平京邑自以爲功讓世隆曰叔父在  
朝多時耳目應廣如何不知不聞今天柱受禍按劍瞋  
目聲色甚厲世隆遜辭拜謝然後得已世隆深恨之時  
仲遠亦自滑臺入京世隆與兄弟密謀以元曄疎遠欲  
推立前廢帝而余朱度律意在寶炬乃曰廣陵不言何  
以主天下世隆兄彥伯密相敦喻乃與度律同往龍花

佛寺觀之後知能語遂行廢立初世隆之爲僕射自憂  
不了乃取尚書文簿在家省閱性聰解積十餘日然後  
視事又畏余朱榮威深自克勉留心几案傍接賓客遂  
有解了之名榮死之後無所顧憚及爲尚書令常使尚  
書卽宋遊道邢昕在其宅聽視事東西別坐受納訴訟  
稱命施行其專恣如此既總朝政生殺自由公行淫佚  
無復畏避信任羣小隨其與奪又欲收軍人之意加汎  
除授皆以將軍而兼散職督將兵吏無虛號者自此五

等大夫遂致猥濫又無員限天下賤之武定中齊文襄  
奏皆罷於是始革其弊世隆兄弟羣從各擁疆兵割剝  
四海極其暴虐姦諂蛆酷多見信用温良名士罕預腹  
心於是天下之人莫不厭毒世隆尋讓太傅改授太保  
又固辭前廢帝特置儀同三師之官次上公之下以世  
隆爲之贈其父買珍使持節侍中相國錄尚書事都督  
定相青齊濟五州諸軍事大司馬定州刺史及齊獻武  
王起義兵仲遠度律等愚慙恃彊不以爲慮而世隆獨

深憂恐及天光戰敗世隆請出收兵前廢帝不許世隆  
令其外兵參軍陽叔淵單騎赴北中簡閱敗衆以次  
內之而斛斯椿未得入城詭說叔淵曰天光部下皆是  
西人聞其欲掠京邑遷都長安宜先內我以為其備叔  
淵信而內之椿既至橋盡殺世隆黨附令行臺長孫稚  
詣闕奏狀別使都督賈智張勸率騎掩執世隆與兄彥  
伯俱斬之時年三十三初世隆曾與吏部尚書元世儁  
握槊忽聞局上歛然有聲一局之子盡皆倒立世隆甚

惡之世隆又曾晝寢其妻奚氏忽見有一人持世隆首去奚氏驚怖就視而世隆寢如故也既覺謂妻曰向夢人斷我頭去意味不適又此年正月晦日令僕並不上省西門不開忽有河內太守田怙家奴告省門亭長云今且爲令王借車牛一乘終日於洛濱遊觀至晚王還省將軍出東掖門始覺車上無褥請爲記識時世隆封王故呼爲令王亭長以令僕不上西門不開無車入省兼無車跡此奴固陳不已公文列訴尚書都令史謝遠

疑謂妾有假借白世隆付曹推檢時都官卽穆子容窮  
究之奴言初來時至司空府西欲向省令王嫌遲遣二  
防閤捉儀刀催車車入到省西門王嫌牛小繫於闕下  
槐樹更將一青牛駕車令王著白紗高頂帽短黑色儻  
從皆裙襦袴褶握板不似常時章服遂遣一吏將奴送  
入省中廳事東閣內東廂第一屋中其屋先常閉齋子  
容以西門不開忽言從入此屋常閉奴言在中詰其虛  
罔奴云此屋若閉求得開看屋中有一板牀牀上無席

大有塵土兼有一甕米奴拂牀而坐兼畫地戲弄甕中之米亦握看之定其閉者應無事驗子容與謝遠自入看之戶閉極久全無開跡及入拂牀畫地蹤緒歷然米亦符同方知不謬具以此對世隆悵然意以爲惡未幾見誅

世隆弟世承莊帝初爲寧朔將軍步兵校尉藥城縣開國伯又特除撫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左衛將軍尋加侍中領御史中尉世承人才猥劣備員而已及元顥內



逼詔世承守輓轅世隆棄虎牢不暇追告尋爲元顥所擒鬻殺之莊帝還宮贈使持節都督冀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徒冀州刺史追封趙郡公

世承弟弼字輔伯前廢帝初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封朝陽縣開國伯又除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領左右改封河間郡公尋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天光等之赴韓陵也世隆以其府長史房謨兼尚書爲齊州行臺召募士馬以趣四瀆闕弼總東陽之衆亦

赴亂城疑揚聲北渡以爲犄角之勢及天光等敗弼乃

還州世隆既擒弼欲奔蕭衍數與左右割臂爲約弼帳  
下都督馮紹隆爲弼信待乃說弼曰今方同契闊湏更  
約盟宜可當心瀝血示衆以信弼乃從之遂大集部下  
弼乃踞胡牀令紹隆持刀披心紹隆因推刀殺之傳首

### 京師

余朱度律榮從父弟也鄙朴少言爲統軍從榮征伐莊  
帝初除安西將軍光祿大夫封樂鄉縣開國伯尋轉安

北將軍朔州刺史復除軍州刺史後加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又除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兼京畿大都督榮死與世隆赴晉陽元暉之立以度律爲太尉公四面大都督封常山王與余朱兆入洛北還晉陽留度律鎮京師前廢帝時爲使持節侍中大將軍太尉兼尚書令東北道大行臺與仲遠出拒義旗齊獻武王間之與余朱兆遂相疑貳自敗而還度律雖在軍戎聚斂無厭所至之處爲百姓患毒其母山氏聞度律敗遂恚憤而發病及度

律至母責之曰汝既荷國恩無狀反叛我何忍見他屠戮汝也言終而卒時人怪異之後解大行臺總隸長孫稚戰於韓陵敗還斛斯椿先據河梁度律欲攻之會大雨晝夜不止士馬疲頓弓矢不得施用遂西走於灑波津爲人擒執椿囚之送於齊獻武王王送於洛斬之都市

余朱天光榮從祖兄子少勇決善弓馬榮親愛之每有軍戎事要常預謀策孝昌末榮將擁衆南轉與天光密

議既據并肆仍以天光爲都將總統肆州兵馬肅宗崩  
榮向京師以天光攝行肆州委以後事建義初特除撫  
軍將軍肆州刺史長安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榮將討  
葛榮留天光在州鎮其根本謂之曰我身不得至處非  
汝無以稱我心永安中加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北秀容  
第一酋長尋轉衛將軍大將軍元天穆東征邢杲詔天  
光以本官爲使持節假鎮東將軍都督隸天穆討破之  
元顥入洛天光與天穆會榮於河內榮發之後并肆不

安詔天光以本官兼尚書僕射爲并肆雲恒朔燕蔚顯  
汾九州行臺仍行并州委以安靜之天光至并州部分  
約勒所在寧輯顛破尋還京師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  
侍改封廣宗郡公增邑一千戶仍爲左衛將軍建義元  
年夏万俟醜奴僭大號朝廷憂之乃除天光使持節都  
督雍岐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雍州刺史率大都督  
武衛將軍賀拔岳大都督侯莫陳悅等以討醜奴天光  
初行唯配軍士千人詔發京城已西路次民馬以給之

時東雍赤水蜀賊斷路詔侍中楊侃先行曉慰并徵其馬侃雖入慰勞而蜀持疑不下天光遂入關擊破之簡取壯健以充軍士悉收其馬至雍又稅民馬合得萬餘匹以軍人寡少停留未進榮遣責之杖天光一百榮復遣軍士二千人以赴天光令賀拔岳率千騎先驅至岐州界長城西與醜奴行臺尉遲菩薩相遇遂破擒之獲騎士三千步卒萬餘醜奴棄岐州走還安定置柵於平亭天光發雍至岐與岳合勢於汧渭之間停軍牧馬宣

言遠近曰今時將熱非可征討待至秋涼別量進止醜  
奴每遣窺覘有執送者天光寬而問之仍便放遣免者  
傳其待秋之言醜奴謂以爲實分遣諸軍散營農稼在  
岐州之北百里涇川使其太尉侯伏侯元進領兵五千  
據險立柵且耕且守在其左右千人已下爲一柵者乃  
復數處天光知其勢分遂密嚴備晡時潛遣輕騎先行  
斷路以防賊知於後諸軍盡發昧旦攻圍元進大柵拔  
之諸所俘執並皆放散須臾之間左右諸柵悉來歸款



前去涇州百八十里通夜徑進後日至城賊涇州刺史  
侯幾長貴疑仍以城降醜奴棄平亭而走欲趨高平天  
光遣岳輕騎急追明日及醜奴於平涼長平坑一戰擒  
之天光明便共逼高平城內執送蕭寶夤而降賊行臺  
万俟道洛率衆六千人入山不下時高平大旱天光以  
馬乏草乃退於城東五十許里息衆牧馬於是涇豳二  
夏北至靈州賊黨結聚之類並來歸降天光遣都督長  
孫邪利率二百人行原州事以鎮之道洛招誘城人來

掩襲殺邪利并其所部天光與岳悅等馳赴之道洛出城拒戰暫交便退追殺千餘人道洛還走入山城復降附天光遣慰喻道洛不從乃率衆西依牽屯山據險自守榮責天光失邪利不獲道洛復遣使杖之一百詔降爲散騎常侍撫軍將軍雍州刺史削爵爲侯天光與岳悅等復向牽屯討之天光身討道洛道洛戰敗牽數千騎而走追之不及遂得入隴投略陽賊帥王慶雲慶雲以道洛驍果絕倫得之甚喜便謂大事可圖乃自稱皇

帝以道洛爲大將軍天光欲討之而莊帝頻勅榮復有書以隴中險遠兼天盛暑令待冬月而天光知其可制乃率諸軍入隴至慶雲所居水洛城慶雲道洛出城拒戰天光復射中道洛臂矢還走破其東城賊遂併趨西城城中無水衆聚熱渴有人走降言慶雲道洛欲突死戰天光恐失賊帥燼燬未已乃遣謂慶雲曰力屈如此可以早降若未敢決當聽諸人今夜共議明晨早報而慶雲等冀得小緩待夜突出報天光云請待明日

天光因謂曰相知須水今爲小退任取河飲賊衆安悅  
無復走心天光密使軍人多作木槍各長七尺至黃昏  
時布立人馬爲防衛之勢周匝立槍要路加厚又伏人  
槍中備其衝突兼令密縛長梯於城北其夜慶雲道洛  
果便突出馳馬先進不覺至槍馬各傷倒伏兵便起同  
時擒獲餘衆皆出城南遇槍而止城北軍士登梯上城  
賊徒路窮乞降至明盡收其伏天光岳悅等議悉坑之  
死者萬七千人分其家口於是三秦河渭瓜涼鄯善咸

來款順天光頓軍略陽詔復天光前官爵尋加侍中儀  
同三司增邑至三千戶秦州城民謀殺刺史駱超超覺  
走歸天光天光復與岳悅等討平之南秦滑城人謀害  
刺史辛琛顯琛顯走赴天光天光遣帥臨之往皆尅定  
初賊帥夏州人宿勤明達降天光於平涼後復北走收  
聚部類謀爲逆攻降人叱干麒麟欲并其衆麒麟請救  
於天光天光遣岳討之未至明達走於東夏岳聞縈死  
故不追之仍還涇州以待天光天光亦下隴與岳圖入

洛之策進至雍州比破叛已疑詔遣侍中朱瑞詣天光

慰喻天光與岳謀欲令帝外奔別更推立乃頻啓云臣實無異心惟仰奉天顏以申宗門之罪又其下寮屬啓云天光密有異圖願思勝筭以防微意既而莊帝進天光爵爲廣宗王元曄又以爲隴西王及聞余朱兆已入京師天光乃輕騎向都見世隆等尋便還雍世隆等議廢元曄更舉親賢遣使告天光天光與定策立前廢帝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尚書令關西大行臺天光出夏州

遣將討宿勤明達擒之送洛時費也頭帥紇豆陵伊利  
万俟受洛于等據有河西未有所附天光以齊獻武王  
起兵信都內懷憂恐不復北事伊利等但微遣備之而  
已又除大司馬於時獻武王義軍轉盛余朱兆仲遠等  
既經敗退世隆累使徵天光天光不從後令斛斯椿苦  
要天光云非王無以能定豈可坐着宗家之滅也天光  
不得已而東下與仲遠等敗於韓陵斛斯椿等先還於  
河梁拒之天光既不得渡西北走遇雨不可前進乃執

獲之與度律送於獻武王王致於洛斬於都市年三十  
七余朱專恣分裂天下各據一方天光有定關西之功  
差不酷暴比之兆與仲遠爲不同矣

史臣曰余朱兆之在晉陽天光之據隴右仲遠鎮捍東  
南世隆專秉朝政于時立君廢主易於弈碁慶賞威刑  
咸出於已若使布德行義憂公亡私屑齒相依同心協  
力則磐石之固未可圖也然是庸才志識無遠所爭唯  
權勢所好唯財色譬諸溪壑有甚豺狼天下失望人懷



怨憤遂令勅敵得容覘間心腹內阻形影外合是以廣  
阿之役葉落冰離韓陵之戰土崩瓦解一旦殄滅豈不  
哀哉傳稱師克在和詩云貪人敗類貪而不和難以濟  
矣



魏書卷七十五

魏書卷七十五考證

余朱天光傳天光有定關西之功差不酷暴○臣人龍

按本傳載天光坑萬七千人又云差不酷暴其謬戾如此

魏書卷七十五考證